

三分钟拥抱和六分钟独舞

吴春明

今天看了两则新闻,值得回味,也很有趣。

一则是新西兰的。新西兰达尼丁国际机场登机口的送客车辆暂停区域比较拥挤,所以发出“拥抱限令”,要求告别拥抱时间不能超过三分钟。路旁有醒目的提示标志,除了文字,上面还有一对男女拥抱的图案。

西方人就是幽默,如果我有机会去新西兰,一定去达尼丁国际机场那块标志处打卡留念。若时间充裕,我就蹲在那里,用镜头捕捉拥抱的瞬间,把一张张图片结集成册,给相册起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《温暖的三分钟》。

另一则新闻,闪了我的双眼。脑瘫患者、女诗人余秀华首部跨界舞蹈作品《万吨月色》在YOUNG剧场首演,她有六分钟的独舞。《万吨月色》导演法鲁克·乔杜里表示,他在八年前偶然读到余秀华的诗时,“便被她寻求内心和外界接纳时的脆弱和挣扎深深触动,也勾连起了自己少时在阴影中蛰伏的日子”。《万吨月色》将余秀华小而美的诗歌作为舞蹈的文本基础,在舞台探讨人应该如何拥抱脆弱,与自我和解。《万吨月色》的剧名,来源于余秀华的一首小诗——《决心》。

你看看人家起的名字,《万吨月色》比《决心》震撼力不知要大多少倍,这就像原子弹和炮弹的区别。当月色像蘑菇云般升腾的那一瞬间,岂止是万吨,它的覆盖面几乎会占整个地球的一半还多,当它又浓缩在了一个小小舞台之上,震撼力该有多大?

据悉,《万吨月色》在YOUNG剧场首演后,明年将开启世界巡演的行程。我有时也迷茫,外国人的脑瓜就是天生灵光?是大胆,还是有展示大胆的平台?国内怎么那么多优秀的东西都让外国人拿去挖掘和“深加工”了,然后会轰动,会好评如潮,也没有人说三道四。如果咱自己人出国得了什么奖,回来后一般还不会被看好,争论还是轻的,谩骂声、讨伐声往往不绝于耳,恨不能一砖头拍死。

余秀华的诗本来就饱受争议,但多数人还是用一颗包容的心接纳了她和她的诗。有争议不是坏事,百家争鸣本身就是进步。王朔说:批评成风,流言才不会有空间。

我突发奇想,谁能把这个新闻告诉王朔就好了,或者邀请他去看看——当然,需要他稀罕看。我是稀罕他口无遮拦的真性情,他的手上从来拿的就是一把长矛而不是盾,他从不装,他看了一定会有话说,并且是胡同里赶猪——直来直去地说。

有些喜欢凑热闹、喜欢露脸的人也会有话说。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。我好奇地期待着。

我打心底呼吁,《万吨月色》还是先从中国开始巡演吧。上海太远,就像作家李娟她妈妈说的那句话——上海好是好,就是太偏僻了。如果在山东,我一定会跑去看看,会让月色染我一身朦胧的清爽,会让舞者的身姿赠我一双清明的眼睛。

正如余秀华在一首诗里写道:

我多么希望没有病痛的日子,一年或者一星期在春天的风里跳舞,踮起脚旋转

他能看见也好,不能看见也罢

我只有一个愿望:生命静好,余生平安。

那么舞蹈中的诗歌又会是她的什么呢?

谈及压力,余秀华说:“我不需要勇气,我不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人。不管跳舞或写作,都不会给人们带来更多。我跳错了,也无所谓,别人发现不了。如果觉得我的诗歌不好,大家爱读不读。重要的是提升自身修为,而不是别人怎么看。”

看看,这就是一个诗人的本质,淳朴、优雅和直面人生的追求。从残疾人到知名诗人,再到国际舞台的独舞,这是怎样的一一个人生高度?她又是怎样一步步去攀越的呢?

当帷幕慢慢落下,我希望自己心中的诗行也在徐徐打开,尽管生活依然颤颤悠悠。

也期待着《万吨月色》给予每一位欣赏者一个宁静的梦乡。

三分钟拥抱和六分钟独舞,两件事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,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,那就是温暖,诗意般的温暖。我喜欢创新、豁达、包容和幽默的人生态度,仅此而已。

爬山虎

杨文革

爬山虎又叫爬墙虎,是四季如诗的藤萝绿植,而非动物虎。身披澄澈明亮的阳光,我走进了爬山虎绿植婆娑起舞的世界。

站在高楼的墙下,寻找着爬山虎的根。褐色的根粗壮虬曲,坚硬如铁,一条根分枝散叶,分枝生长。许许多多细枝努力攀爬,在最顶层与阳光、蓝天、白云相拥。干枯的枝条匍匐在上,像极了用褐色铅笔描绘的地图经纬线,有的干枯枝条上,又重新萌发一簇簇新枝绿叶,静静长在细小的“地图”上,如同点缀在地图册上的山河湖泊。在阳光照射下,绿色的墙面闪烁着油亮的光,瞬间变成绿色的海洋。

我忍不住用力掰开一根枝条,松开手后,小枝条和藤蔓小小的触角,重新投入墙的怀抱,紧紧依偎在一起。爬山虎是有灵性的吧,是不是也长满了往上攀爬的“触角”?它们在春天萌发嫩绿的新芽,春雨滋润,蓬勃生长。夏日迎着酷热风雨茁壮成长,葳蕤一片,把夏日的清凉和绿色美景带给人间。

最美的应该是秋天的爬山虎,绿色的叶片逐渐由绿变红,硕大的叶片先从叶尖变红。随着霜降的来临,秋风萧瑟中,叶片全部晕染成火红一片,远看如同燃烧的火焰,炫目亮眼。待秋露结成霜,第一片雪花飘落在褐色的叶片上,爬山虎藤蔓便走完了一年四季的路,在风雪洗礼中积聚力量,等待来年春暖花开。

无论多么贫瘠的地方,爬山虎都向下扎根,向上攀登,让我感受到一种“精气神”。凝神观望,我感觉自己仿佛也变成一棵有生命力的爬山虎。

感谢报纸

刘吉训

在学校读书的时候,做着文学梦,喜欢读些小说、诗歌之类,也读报,只是读副刊。后来做了教师,在一处乡村学校任教,每天学生放了学,家在附近的教师也回家了,学校空空如也,甚是寂寞,于是就翻翻报纸。慢慢地,觉得报纸这东西其实很有意思,远远近近的大事小事,报上都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虽处乡村,却悉知世界的五彩缤纷与时事的发展变化。文艺副刊上的文章与生活的距离也很近,读来有滋有味。久而久之,就养成了每天看报的习惯。

后来也试着将身边一些事写成文章寄给报社,最难忘的是1982年12月5日,我的第一篇小稿《嫂嫂让房风格高》在《烟台日报》上发表了,当时那种惊喜的心情,简直没法形容。然后写新闻,写小说,写诗歌,不停地写啊写,结果虽然是写得多,发表得少,但是只要播种了,就有收获的希望。天天盼望收获,盼望邮递员每天早一些把报纸送来。从报纸上也熟悉了很多名字,仿佛成了熟人,也关心着他们的名字在报纸上的某个地方出现,都写了些什么。有时邮递员当天没有把报纸送来,心里就憋得难受,经常是我亲自到邮局取报。于是,我利用课余时间自告奋勇当起了义务投递员。每次怀揣着一大摞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,边走边看,走回学校时这些报纸就差不多浏览了一遍,这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啊!

然而,自己单位和个人所订的报纸涉及面毕竟有限,因此,每次外出办事或走亲访友时,只要看见有别类报纸便一读为快。

说心里话,应该感谢报纸,是她让我多少年来生活过得充实、美好。

红叶坡

王立杰

一个深秋的傍晚,我爬上家乡红叶坡的山头,遇上一个天真烂漫的小丫头。素未谋面萍水相逢,却有灵动的回眸,不觉拿起手机拍下这美好。

“看你弯弯个小眼睛,总是笑得那么动人。”曾经,潘姐爱这么夸我,于是我的笑会更加灿烂。眼睛弯不弯不知道,只知道那时的我很爱笑,甜甜的、纯纯的那种笑,无欲无求亦无忧。

不知从何时笑容随时光淡去,让我几度遗忘,以至于认为自己是个不会笑的人。也确实不会笑了,看着周围人形形色色的笑,不知不觉间选择了沉默……

用心感恩着人与人美好的相遇,体味着人生酸甜苦辣,欣赏大好山河、美丽景色,沉浸山村的质朴人情,看石壁瓦檐、树木山岗、日出日落。

无忧是一种心情,摒弃尘世的烦恼,来这里看看夕阳、晚霞、少女,还有这弥漫着生命气息的红叶坡。

站便与坐便

王太山

生活中,有些习惯如同顽固的影子,悄无声息地伴随我们,难以轻易摒弃。我,一介平凡男子,自学会站立伊始,站着小便便成为我雷打不动的习惯,这似乎也是男性与生俱来的本能,我亦从未料想过有朝一日会有所改变。

清晨那俏皮的阳光,宛如灵动的精灵,透过窗帘的缝隙,偷偷潜入卧室,在地板上精心勾勒出一片片光影。在这熟悉的环境,我迷迷糊糊地迈向卫生间,脑海中还萦绕着昨晚未竟的美梦,那些梦境恰似五彩斑斓的泡泡,在思绪里若隐若现,飘忽不定。我如往常那般,立在了马桶前,忽然,卫生间的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推开。我扭头一瞧,是老伴,她那双眼睛得犹如铜铃,满是忧虑。

未等我回过神来,老伴已飘至我身旁,她全然没了往日的温柔,取而代之的是伸出手来,“咣咣咣”,在我后背连捶三拳,嘴里还念念有词:“老东西,你呀,可别再站着尿尿啦。你的前列腺出问题!”我被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啼笑皆非,笑着回应:“我这就站了大半辈子了……”老伴白了我一眼,“你没瞅见电视上成天念叨,男人上了岁数小便时最好坐在马桶上,能延缓前列腺增生哩,你现在赶紧改坐还来得及。”一边说着,老伴一只手拽住我的胳膊,另一只手扶住我的肩膀,不由分说地将我按坐在马桶上。

坐在马桶上尿尿,真是浑身不自在,往昔的自在洒脱荡然无存。起初,那场面简直惨不忍睹,每回都搞得自己狼狈不堪,心里别扭至极。老伴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窘迫,她耐心地鼓励我:“莫急,这就如同骑自行车,开头总会磕磕碰碰。你权当是在玩一个新奇游戏。”果然,我渐渐适应了坐便,发觉坐便着实有诸多益处,卫生间变得清爽整洁。

随着我对坐便的日益适应,我与老伴儿的感情也在这细微变化中愈发醇厚。我们时常并肩坐在沙发上,一同观看养生节目,而后像两个天真好奇的孩童,兴致勃勃地探讨节目里的健康知识。记得有一次,我们一同观看电视,屏幕里恰好谈及站着小便的危害,老伴儿兴奋得手舞足蹈,指着电视嚷道:“看吧,我就说我是对的。你往后可得乖乖听我的话。”

从站便到坐便的转变,宛如一首悠扬温馨的小插曲,奏响了我们的相濡以沫的爱情乐章。这份感情没有华丽辞藻,亦无惊天动地,有的只是在平凡生活里的相互陪伴、关心与理解。